

汉画像“贵霜人”形象初探

朱 浒

1. 汉画像“贵霜人”形象问题的提出

山东、河南等地出土过一些带有“胡王”、“胡将军”、“胡奴门”等榜题文字的汉代画像石,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一些异域人的形象,这些胡人形象反映了当时胡汉之间交往的客观史实,是“图像证史”的关键例证。

前人在论及汉画像中胡人图像的时候,往往从三个角度出发:其一是对“胡汉战争图”的不同解释;其二是对胡人身份的探究;其三则涉及到汉画像中胡人的外貌及其族属问题。

台湾学者邢义田提出,汉画像中的胡人形象,往往有共通的外形上的特点:窄袖短衣长裤、深目高鼻、多须或再加上尖顶帽。这样的外形特点并不能反映真实的匈奴、乌桓、羌或鲜卑人的特征。他认为,汉画像中的胡人图像,并非是写实的,而是汉代画工“依据一种自汉代以前即已形成,深植于汉民族记忆中的‘胡人典型’。这个典型很可能是与斯基泰文化有关的某些白种民族。他们可能是月氏或更早于月氏的民族”(邢义田《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

基于近期汉画像的新材料的不断发现,为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本文认为,汉画像中大量出现的胡人图像与贵霜人有密切的关系,而这些胡人图像的蓝本就是入华的贵霜人。

两汉之际,久居河西之地的大月氏被匈奴人打败,被迫西迁,从而引发了大规模民族迁徙的链式反应,促成了中亚巨大的政治变故,贵霜帝国崛起。范晔在《后汉书·西域传》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贵霜王朝的崛起及其早期王位的更迭和势力范围。其主要依据为东汉将军、西域都护班勇在公元125年前后呈给汉庭的报告:“初,月氏为匈奴所灭,遂迁于大夏,分其国为休密、双靡、贵霜、盼顿、都密,凡五部翎侯。后百余岁,贵霜翎侯丘就却攻灭四翎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王。”

贵霜代大月氏之时,正值东汉初年。贵霜王朝鼎盛之时,与汉朝的关系十分密切,贵霜之使者、商旅、传教僧侣往来于丝路之间,为东汉人所熟知。

作者在对中国汉画像石各主要分布区的汉画像进行梳理和研究时发现:东汉后期汉画像中,有相当一部分图像同贵霜人关系密切,可能就是东汉后期留寓中国的贵霜人的真实写照。

2. 容貌与胡服问题

自张骞凿空西域后,汉人对胡人容貌可谓印象深刻。《汉书·西域传》云:“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目,多须髯。”贵霜是大月氏建立的国家,三国时万震著《南州志》云,大月氏“城郭宫殿与大秦国同,人民赤白色,便习弓马”。学者认为大月氏人是白色高加索人种,具有深目多须的特征。从目前的汉画像的胡人图像看,贵霜人形象同汉画像中胡人形象相符。

胡人图像之另一特征是“胡服”。王国维有《胡服考》一文,从文献角度为我们勾勒出历代胡服清晰的脉络。王国维时代汉代考古资料发现尚少,今日汉画像胡人图像出土甚多,可证《胡服考》之所言凿凿。从汉画像中胡人形象看,典型的胡人装束至少由三部分构成:尖帽、襦袴式胡服和靴。

比较典型的胡服可见以下几例。

(1)沂南北寨汉墓胡汉战争图。胡兵之服饰,除了带飘带的尖帽外,其上衣为“大褶”,下至膝盖,腰部不见束腰。而下衣为“袴”(即裤)。

(2)临沂吴白庄汉墓执刀胡人图。胡人士兵着“褶袴”式鳞甲,可见略束腰,亦可以清晰看到脚下着靴。

(3)河南永城酇城汉画像石墓胡人牵兽图。该人物头戴尖帽,身着胡服,双手各牵一兽,左右各有龙、虎、熊等异兽。

当我们把视线放在中国之外的美术考古遗物之中时,就有了重要的线索。前苏联地区、印度、阿富汗、巴基斯坦的一些考古成果,可以为我们研究胡人图像提供若干重要的参考资料。贵霜人的服饰,可以见于多种贵霜艺术形象之中。

一例重要尖帽月氏人图像来自阿富汗国家博物馆,为出土于贵霜王朝夏都贝格拉姆城址(Begram)的彩绘玻璃瓶画,年代被定为公元1世纪。玄奘曾游

历过此地,在《大唐西域记》中称之“迦毕试”。画面中的贵霜贵族,头戴红色尖帽,尖帽上隐约可见装饰,其上身着红色上衣,下穿长裤作射猎状,同沂南汉墓胡兵之服饰十分接近。

曾作为丝绸之路上重要流通货币的贵霜第纳尔金币为我们提供了贵霜国王的真实形象。自瓦苏提婆(2 世纪末)之后,其国王形象基本稳定为头戴尖帽手执三叉戟站立于祭坛旁。上海博物馆藏有贵霜王朝迦腻色迦二世金币,时间约在 3 世纪初。正面国王像服饰与汉画像中胡人服饰相似,圆领大褶,长至膝盖,下着袴,其衣帽上还有圆珠形装饰。

由此或可以看出贵霜人之典型服饰与汉画像中典型胡服的相同之处。

3. 胡人尖帽相关问题

汉画像中之胡人大部分都戴有标志性的尖帽,但尖帽造型各异,邢义田将其分为三型,分别是单顶的尖顶帽、帽檐下有类似护耳部分的尖顶帽、帽后有下垂或飘起状的带子的尖顶帽。

第一组尖帽图像带有鳞片状装饰。在山东、苏北地区较为常见,其典型形象可见临沂吴白庄汉墓高浮雕胡人立柱。其中有一个头略向右弯曲的胡人图像,高耸的锥形尖帽,帽上有鳞片状的装饰,眼窝深陷,唇边有浅刻的胡须,十分写实。

从中亚考古资料看,这种锥形尖顶帽是贵霜贵族的常见帽式。一个重要的图像来源于乌兹别克斯坦达尔维津·特佩(Dalverzin-tepe)遗址,这是整个中亚地区目前所知几乎最早的佛教寺院遗址,大约建于公元 1 世纪,其时正值贵霜王朝全盛时期。这里出土了一个男性头像,头戴圆锥形尖帽,帽的下檐有连珠纹装饰,上面则点缀有圆形的装饰,可以想象真实的尖帽上很可能缀有圆形金片,人物面容端庄而安详,可以看到一些希腊化艺术风格的影响。

从上述细节上看,汉画像中胡人尖帽上装饰物多为鳞片状,而贵霜人帽上装饰为分散的圆形。这种衣帽上的圆形金片可见于阿富汗西伯尔罕(Sibergham)1 世纪的贵霜墓葬。六号墓出土的女性黄金头饰上有大量用金丝连接的圆形金片即是此类。

第二组尖帽图像则更具有说服力。1973 年浙江上虞市百官镇隐岭村东汉墓出土一件胡人俑头像,材质为釉陶,高 19.7 厘米。该俑头戴尖帽,唇边四周有一圈浅浅的胡须,具有高鼻深目的特点。其尖帽细

节为中央有一条明显的竖线。邢义田在文中列举了印度秣菟罗出土的贵霜人石像,该人物尖帽中央正有一根竖纹,与浙江上虞出土东汉胡人俑帽式完全一致。

第三组是带有飘带的尖帽图。邢义田较早关注了汉画中胡人尖帽上的飘带,并列举了贵霜无名王索特·美加斯铜币和尼雅一号墓地八号墓出土织锦带飘带之尖帽与之对比。

汉画像中的飘带型尖帽胡人图像主要分布地是山东鲁南地、连云港等处,属东汉时徐州刺史部。此地是东汉寓华胡人的主要分布区之一,从史书记载看,分封在徐州的楚王刘英“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其身旁围聚着一支胡人群体。汉末丹阳人笮融的崇佛活动,主要也在徐州地区,其间贵霜人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其中,一个关键例证见于连云港孔望山摩崖石刻,其中 X72 胡人图像,报告称其“头戴尖顶单翅软帽,高鼻深目,身着圆领长衫……右手执花,左手曲于胸前”(《连云港孔望山》)。考古人员将胡人手执之物定为花,实际情形如何恐怕已无从考证,但胡人这一姿势可见阎膏珍和胡维色迦金币,其王右手握权杖,头戴王冠,脑后拖有两根飘带。

林梅村认为东汉中期贵霜帝国曾发生内乱,致使大月氏人大规模东迁。国家博物馆藏有一块东汉时期的带有佉卢文铭文的井栏残石,1924 年采集于河南洛阳,上面有佉卢文佛教内容的题记,记载了东汉灵帝年间贵霜大月氏人留寓洛阳的史迹。

汉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汉代艺术对西方艺术的吸收和借鉴是无疑的。本文通过对容貌、服装、尖帽等问题的讨论,对汉画像中的胡人图像同贵霜艺术中的人像进行了对比研究,并得出结论:汉画像中的胡人形象,反映了汉代与西域的一种不断发展的文化交流,在历史的进程中,有一部分胡人进入中原腹地,在汉画像中,留下了他们的形象。其中的一种深目、多须、尖帽、襦袴和着靴的胡人应是以贵霜人为蓝本进行创造的。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代缣纬的图像美学研究”(11BZX08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 徐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